



LISHIXUE YANJIU
DE YUYANXUE ZHUANXIANG

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

韩震 董立河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K01/16

2008



LISHIXUE YANJIU
DE YUYANXUE ZHUANXIANG

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

韩 震 董立河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韩震、董立河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303-08973-4

I. 历… II. ①韩… ②董… III. 历史哲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8546 号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小王各庄装订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8 mm × 210 mm
印 张:13.125
印 数:340 千字
印 数:1~3 000 册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责任编辑:祁传华 装帧设计:李葆芬
责任校对:李 茵 责任印制:马鸿麟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衰落和叙述主义的兴起，人们对史学性质的定位日益背离了“科学”。历史学的形式不仅与科学的分析在性质上大相异趣，而且也愈来愈与社会科学相抵牾。法国哲学家们率先破除了历史学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特权幻想，随后又把它变成语言学甚至文学修辞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哲学家巴尔特、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工作，历史学愈来愈远离了科学分析的轨道。把历史学变成文学修辞性学科的趋势很快在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在海登·怀特、安克施密特和凯尔纳等人的推动下，历史学界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语言学的历史哲学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决定论”，它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的立场，其目的在于彻底掏空历史文本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它的论证策略是，通过对历史著述的话语分析，展示出它们的文本性、叙事性和修辞性，并由此将它们归结为一种文学制品或想象之物。

后现代历史哲学对史学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西方大部分历史

学家都卷入了由后现代主义者发起的对历史真理和客观性的争论之中。在当今西方历史学界，经过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之后，已经没有什么历史学家对历史客观性概念坚信不疑了。以对原始资料的严格考证为基础的科学历史观受到了猛烈抨击，历史学的合法性也因此受到了质疑。

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是有意义的。这种转向把重点转到了历史学家表述了什么和怎样表述的问题上，揭示了历史语言的非透明性和意识形态性，从而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这种研究击中了朴素客观主义或抽象经验主义的要害。但是，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历史学决不能落脚在后现代主义的结论上。语言分析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分析在本质上是破坏性的，缺乏建设性维度。尽管新的分析方法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它却只能破坏旧的理论体系，不能建设一个开放的、相对的新理论。对于历史学家经过千百年史学实践所总结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原则和方法，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对于那些不利于学术发展或理论创新的陈旧模式，我们理应改进甚至抛弃。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为我们扬弃传统历史学、建构新的历史学理论提供了契机。融合传统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界，构筑一种新型的历史哲学，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历史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趋势	1
一、如何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	1
二、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特征	3
三、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挑战	6
第一章 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兴衰	7
第一节 历史解释问题的出现	7
第二节 覆盖律的讨论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兴起	11
第三节 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衰落	33
第二章 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历史哲学	48
第一节 历史的结构性与历时性	48
第二节 历史的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	62
第三章 欧美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发展与现状	76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出现	76
第二节 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几种态度	81
第三节 元叙述结构的崩塌	85
第四节 关于“历史话语”的话语	100
第五节 历史和文学	104
第六节 学术期刊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反应	115
第四章 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123
第一节 后现代历史语言观	124
第二节 后现代历史语言观批判	145
第五章 后现代历史叙事理论	168
第一节 传统历史叙事观	169

第二节	后现代历史叙事观及其批判·····	190
第六章	历史叙述的诠释性 ·····	232
第一节	叙述与历史·····	232
第二节	元叙述与小叙述·····	241
第三节	历史叙述的形式·····	244
第四节	叙述与解释的关系·····	248
第五节	历史编纂·····	253
第六节	海登·怀特：历史是一种文学想象性的 解释·····	257
第七章	后现代历史隐喻理论 ·····	264
第一节	隐喻的兴衰·····	265
第二节	后现代历史隐喻观及其批判·····	280
第八章	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客观性问题 ·····	310
第一节	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影响及其局限·····	310
第二节	作为科学和艺术的历史学·····	316
第三节	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客观性问题·····	327
第九章	作为本体、认识和语言的历史 ·····	337
第一节	本体的历史·····	338
第二节	认识的历史·····	340
第三节	语言的历史·····	344
附录一	国内关于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研究概况 ·····	352
附录二	海登·怀特访谈录 ·····	371
主要参考文献 ·····		397
后记 ·····		408

绪论

历史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趋势

正像历史学是对过去的社会过程的描写、叙述或解释，需要等研究对象的发展过程相对完结之后才能进行一样，历史哲学在哲学学科中往往也是处在后发的位置上。如果说哲学是等到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那么历史哲学则是猫头鹰中的晚飞者，它往往到深夜才开始动身。哲学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语言学转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掀起了所谓“后现代性”的讨论，而历史哲学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借助于后结构主义的力量，打出了“语言学转向”的旗帜，从而在史学理论及其哲学反思领域开辟了后现代主义的视角。

一、如何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

总体上说，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是对近代以来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某种反应。科学化是现代性在思想意识和学科成熟程度上的体现。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要求历史学摆脱神话、宗教、迷信的影响，克服修辞方面和故事情节产生的虚构效果，超越个人认识偏见造成的意识形态的歪曲，使历史写作反映科学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认

识，尽可能得出关于过去事实的客观描述和解释。在后现代性的语境中，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界限以及这个过程本身所产生的神话特征。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历史学能否完全摆脱神话、迷信和宗教等文化影响？历史编纂或历史写作能否清除修辞和叙述结构所产生的虚构效果？历史学家的客观性考虑能否足以超越生活情景铭刻在其思想深处的文化价值的定位？

乍一看，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是回归前现代的“历史学”（在严格的意义上，没有前现代的历史学，只有前现代的历史编纂实践，因为“学”是各种学科科学化的产物），因为它怀疑历史学力图超越“前现代”朴素性的现代性实践成果。它的某些极端者给人的印象也是彻底摧毁现代性的建设成果，从而让历史学不再是关于客观性知识的学科。因此，基思·詹金斯（K. Jenkins）说：“历史学现在看起来只是关于无基础和情景化表达世界的无基础的、情景化的表达而已。”^①实际上，我认为，无论极端后现代主义者的目的是怎样的，后现代历史哲学提出的问题将历史学推向了“更现代”的方向。因为，一方面，神话、迷信和宗教等文化影响，修辞和语言结构的效果，人们的民族文化、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都是人生活的一部分，因而所有这些内容就都是社会历史过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完全排除这些“客观存在的主观生活”内容就等于割断甚至忽视了历史过程的重要因素或侧面；另一方面，由于“客观存在的主观生活”决定着人们的意识，按照存在决定意识的一般规律，在历史编纂学的实践中存在的主观歪曲现象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客观存在的视角”。追求客观性的历史学既不

^① K. Jenkins, eds.,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1997, p. 6.

能忽视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主观性问题，也不能回避历史学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主观性视角。由于生活的主观性问题和历史编纂学实践中的主观性视角是一种客观存在，忽视它们不仅没有获得客观性，反而变成了双重的主观性。

如果说现代性语境中的历史编纂学，通过清除神话、迷信、宗教信条的直接主观性，使历史学变得更加可信的话，那么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编纂学，则通过戳穿客观性历史知识的神话，确认了客观性知识中的主观性，从而深化了历史学研究。可以说，历史学的观念也通过历史的辩证法获得了发展：从主观性到单纯的客观性，再从这种客观性到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综合。也许后现代主义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历史学学科发展的逻辑是清晰可见的。正如帕特里克·乔伊斯(P. Joyce)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或许最大限度地使‘历史客观性’成为疑问，但是这不是它做的唯一的事情，它本身在历史学中引起的变化远远超越了这点”^①。这就是说，过去，历史学曾经通过摆脱主观性实现了飞跃；现在，它同样可以通过扬弃朴素的客观性而实现新的飞跃。历史学不是要简单地摆脱各种主观性的干扰，而是应该在考虑这些主观性干扰的基础上，重构包含着主观性的客观的历史知识。

二、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特征

既然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是对现代性语境下历史编纂学实践的反思，那么它必然的趋势就是解构客观历史知识及其现代性语境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P. Joyce, 'The Return of Histo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cademic History in Britain', *Past and Present: A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No. 158, Feb (1998), p. 208.

第一，宏大元叙述结构的碎裂。历史叙述的文本都有一个使分散的资料和陈述获得有机性的结构性原则，这种支配历史学家工作的原则就是元叙述。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离开元叙述，他就不可能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实际上，过去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现在的民族特性、国家地位、生态环境、人权和人类命运，都可以成为寻找、筛选、组织和解释零碎知识的根据和出发点。

当然，现代历史编纂学，特别是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编纂学，都是反驳那些以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作为元叙述的历史写作的，他们甚至以为自己的研究是纯粹客观的和超越偏见的科学活动，或者说超越了元叙述。然而，实际上，现代历史编纂学暗自己已经把某种抽象的原则和理念追求作为自己看问题的视角和从事历史学实践的出发点了。这就是说，现代历史编纂学不仅没有消除元叙述结构，而且把这种结构安排得更加完整和更具有隐蔽性了。隐蔽是因为它以客观研究的外观遮盖了自己的价值定位和意识形态的诉求，以致最后历史学家也天真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当成了绝对的客观知识。完整是因为理想和理论上的抽象，使元叙述更有超越特殊性的样式。可见，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不是通过消除元叙述而解构元叙述，而是通过确认任何历史编纂都有自己的元叙述而使之成为可疑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消解它的效果。

第二，历史连续性的断裂。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意识到，同过去的神话、迷信和宗教一样，现代历史编纂学的价值观和文化意识也影响到历史学家的认识。但是，他们知道，人们不可能没有叙述的前提，因此，他们不是反对元叙述，而是试图限制元叙述起作用的边界，即把元叙述碎裂化，使其在较小的范围内发挥功能。元叙述碎裂的结果就是历史起点和目标成为可疑的东西，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历史连续性被割断了。伴

随着历史连续性的断裂，历史写作展示了新的形态。尽管仍然可以借助碎裂的叙述结构对历史事实进行解释，但是由于完整的意义基础消失了，因此，不可能有客观的历史意义，存在的只是历史事件和历史话语。

第三，客观真实性神话的破灭。由于元叙述的碎裂甚至崩塌，历史学知识的结构就成为值得怀疑的。如果历史学家都无法超越自己独特的偏见或视角，那么如何让我们相信有客观的历史知识呢？在罗兰·巴尔特（R. Barthes）看来，过去事实的实在性必须与所谓实在效果相联系。实在效果（effet de réel）是由历史文本中提到的不相关的细节创造的。^①换言之，过去的实在性是由历史文本之间的张力引起的效果。巴尔特指出在福楼拜的一篇小说中他如何描写他主人翁的房间，提到了角锥形的盒子和气压计下面的箱子，这些细节给予人们一种真实性的效果。历史知识的真实性，也是这种文本张力的效果而已。

第四，历史学与文学之间界限的消失。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学家使用的语言与文学家使用的语言没有什么差别，既然语言都具有修辞和虚构的功能，那么历史知识也就成为同文学叙述类似的东西。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回应人们的批判时说：“我从未否认历史、文化和社会知识的可能性；我只是否认，科学知识（就像在物理学研究中实际达到的那种）是可能的。然而，我试图证明，虽然我们不能获得关于人类本性的严格的科学知识，我们却可以获得关于这种本性的另外一种知识，即那种文学和艺术一般在极易识别的例子中

^① R. Barthes, 'L' effet de réel', in R. Barthes, *Le bruissement de la langue*, Paris, 1984.

提供给我们的知识。”^① 另外一位著名的历史哲学家，荷兰学者安克施密特（F. R. Ankersmit）也指出：“历史学争论并不是就如历史学家相信的，有关过去实际上是怎样的争论，而在本质上是语言学的争论。”^② 令人感兴趣的是，现代语境中的历史学总是力图使自己与文学区别开来；而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哲学家却力图再次把历史学变成文学或语言学的活动。

三、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确给我们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实际上，这个挑战就是科学的历史学是否可能的问题。

简单地说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是胡说，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它确实击中了现代历史编纂学的要害，即它忽视了自己活动的主观性，使历史认识处在新的朴素层次上。如果不面对这个问题，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学家的实践，更谈不上深化历史研究。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接受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因为那样就等于承认科学地进行历史认识是不可能的。

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综合性视野，接过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主观性原则，将其纳入更高层次的理解系统之中，使主观性原则成为服务于新的客观性原则的要素。

^① H.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London, 1978, p. 23.

^② F. R. Ankersmit, 'Hayden White's Appeal to the Historians', *History and Theory*, No. 37 (1998), p. 186.

第一章

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兴衰

在史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解释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似乎并不引人注目，更没有被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史学家或者满足于讲故事的模式，或者考证史料的真伪，很少关心对历史实践进行具有普遍意义的说明，阐明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学中历史解释的功能才得到强调，而科学哲学家们把自然科学方法论推广到人文学科，力求实现科学统一论，更激起了哲学界和史学界关于历史解释的长期争论。

第一节 历史解释问题的出现

20 世纪上半叶是个变动的时代，这期间发生的事件和变化对人们的思想和观念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和冲击。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认为这一时期世界形势变化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的相互影响程度大大提高；第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世界各地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和知识模式；第三，欧洲的重要地位已经下降，美国和苏联实力增强；

亚洲和非洲正在崛起；第四，自由主义体系解体，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兴起，并显示了日趋扩大的强劲势头。^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新知识的出现，世界形势的变动，都将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的观念、价值和行为方式，而对于新形势、新发展、新变化，历史学家不得不作出解释。

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灭绝人寰的大屠杀，以及对人道主义的无情践踏，任何一个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人都不会对此保持沉默，历史学家更不能。艾赛亚·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写道：“当有人对我说：去判断查理曼大帝或拿破仑、成吉思汗或希特勒——在这份名单上，他还应当公正地添上克伦威尔的名字——当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历史学家使用的范畴是中性的，我们的任务仅仅是叙述。对此，我们作出的回答只能是：赞同这些说法便意味着背叛我们的基本道德观念，而且错误地表达了我们过去的认识。”^② 社会的巨大动荡要求历史学家对历史进行评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理论解释作为史学研究科学价值准则的趋势在西方历史学家中逐渐占了上风，这说明了社会背景和时代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认识问题的方向、方式和方法。

但是，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影响绝不可能像气温影响温度计那样直接、明显，而是一种潜在的、趋向上的影响。历史解释问题的提出，除了社会原因的促进外，更深刻的原因是历史学和历史哲学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

首先是历史客观主义的破产。历史学家 E. H. 卡尔（Edward

① 参见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2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② 同上书，1~2 页。

H. Carr) 说：“19 世纪是个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① 在整个 19 世纪，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史学理论是实证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兰克学派。兰克的名言是“如实直书”。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弄清事物的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史学的本质在于确立事实，这些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如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一样的事实。做到客观反映事实的途径是：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之详加考订，严格检验，然后加以纯客观的叙述，事实本身就能说明一切，不需要任何解释。荷兰历史学家 J. 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 断言：“任何史学都是叙述的。它的本质在于，它不论证，不提出法则，而只讲述。”^②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历史学家便埋头搜集资料，穷究细枝末节。在实践过程中，历史学家逐渐对这种琐碎的工作产生了不满和怀疑，认为它并未带来历史知识的增长，而只不过像小狗追逐自己的尾巴一样，在原地转圈。20 世纪以后，人们越来越怀疑获得兰克所追求的纯客观事实的可能性，而倾向于唯心主义对脱离主观的纯客观的批判。

客观主义者反对关于“不同理解”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样便从根本上不可能去客观地理解——即不受当今时代的价值和标准的影响——过去的时代和文化成就了。客观主义者要和上一辈人理解自身一样地理解他们的时代。然而，任何一种历史分析都不会满足于停留在过去人的自我理解上。我们了解历史，不是为了历史本身，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这一时期历史相对主义盛行，显然是对历史客观主义从另一个极端上的反

① [英] 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3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② 转引自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27 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驳。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认为兰克主张的历史学家在理解历史时要“排除自我”是一种虚妄，任何理解都必然受到自己心理的影响，对事实的理解取决于主体心灵的个性结构。卡尔·贝克（Carl Becker）说：“如果任其自然，事实是不会说话的；同时如果任其自然，事实是不存在的，确实是不存在的，因为就其实际目的而言，除非有人加以确认，便不会有什么事实。”^① 历史相对主义虽然夸大了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和主观性，却使人们认识到，不渗入主观性的纯客观事实是不能获得的，任何历史事实都无法超越历史学家的解释和说明。

其次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兴起。1938年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历史哲学导论》和曼德尔鲍姆（Maurice H. Maudelbaum）的《历史知识的问题》相继问世，这标志着与传统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对立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兴起。^② 思辨的历史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历史本体论，力图发现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而分析的历史哲学则主要研究历史认识的性质，即历史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出发点是如果不搞清历史认识的性质而谈论历史的本质则是一种狂妄和无知的做法。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兴起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破产的逻辑结果。^③

要加深对历史现象的认识，历史学家就不应满足于描述情节，而应对历史进行解释，解释是历史思维的重要内容。分析

① [美] 卡尔·贝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参见田如康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② 参见[英]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译序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③ 参见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导言，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